

被禁达二十年的小说

СОБОР

СОБОР СОБО СОБОР СО
БОР СОБОР СО БОР СОБОР
СОБО СОБО СОБОР СО
БОР СО БОР СО БОР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

大教堂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教堂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
译者 汤民仁 钱美毅

СОБОР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根据苏联《小说报》1987年第7期译出

大 教 堂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

汤民仁 钱美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启东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27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册

ISBN 7—214—00207—8

I·52

定价：3.65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前 言

奥列西·冈察尔是我国读者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名著《旗手》、《爱情之岸》、《你的霞光》等都已译介到我国来了。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大教堂》，却是一部有着一番曲折遭遇的作品。这部作品，初成于60年代末，最初以乌克兰文发表在《祖国》杂志上，问世不久，它就遭到了非难。后来，正当《各民族友谊》杂志把它译成俄文、准备转载时，遭到了官方正式禁止，被禁锢达20年之久。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60年代，正值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行将下野而勃列日涅夫即将出掌最高领导的政权更迭年代。小说故事发生的场所，作者安排在第聂伯河地区的一座大工业城市里，这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西方的政界与舆论界，常把苏联最高领导层划分成一个个帮系、集团，那种做法，自然不免有荒唐之处，但是，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最高领导的勃列日涅夫及其主要助手、政策顾问们，却确实大都是从第聂伯河地区发迹起来的，因而被西方称作第聂伯帮。小说作者虽然也通过书中人物批评了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农业政策上朝令夕改、变化莫测的主观主义做法（在苏联的政治术语中，叫做唯意志论），但在小说的主要篇幅中，作者以窥豹一斑的方法，通过暴露第聂伯河畔这座大工业城市的问题，揭示了两届政权更迭时期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官僚主义弊病，这就等于否定了刚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勃列日

涅夫以往那些赖以发迹的政绩。因此，这部小说就难免遭到被禁的厄运。

《大教堂》的故事情节，围绕两条线索展开，其中一条是保存还是折毁一座古代九顶教堂的斗争。那座教堂，不管是一件18世纪哥萨克营造艺术的珍品，也是时代精神一脉相承的象征，历史的见证，人民心目中的一座圣殿。这场波及最高领导层的争论，不仅涉及如何对待历史文化传统问题，而且揭示了卷入这一斗争的各种人物的面貌和内心世界，触及到他们各自的道德标准。

小说中不乏对官僚主义的猛烈抨击，但作者着力批判的，是以弗拉基米尔·洛博达为代表的崛起中的官僚阶层。洛博达本来也是来自工人。他的父亲是共和国功勋炼钢能手，他的哥哥，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英勇献身，因而，洛博达一家在工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和威望，被弗拉基米尔·洛博达利用来作为投机钻营、向上爬的政治资本，而一旦达到目的之后，就把年迈的父亲抛却一边，成为一个背离工人、丢弃历史文化传统的鱼肉人民、巧取豪夺的新官僚。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的伪善、凶恶本质和他在群众中的孤立，揭露了他的为人道德对人们思想的毒害。

与此同时，作者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以老一代炼钢工人伊佐特·洛博达和炼钢能手巴格莱一家为代表的工人们无畏、正直的品格，赞扬了他们为维护美好的自然环境和纯洁的社会环境而进行的脚踏实地的忘我劳动，反映了他们为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维护人与人之间真诚、互爱的关系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说，围绕大教堂的斗争反映了普通工人群众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的话，那么，草原姑娘叶莉卡的坎坷经历及她同炼钢系大学生米考拉·巴格莱的爱情波折，则道尽了60年代苏联社会的世态炎凉及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姑娘历尽坎坷而被扭曲了的心理状态。

叶莉卡是一位红军战士与一个农庄妇女的私生女。自她呱呱坠地之时起，她就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父亲。老实、本份的母亲含辛茹苦，抚养着她，但不久就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丧生。孤苦零仃的小叶莉卡在邻居们的接济下，逐渐出落成一个容貌俊好、但心地倔强的姑娘。由于不谙世事，经不住生产队长的威逼利诱，她不幸失身，被捕得声名狼藉，不得已逃到舅父雅戈尔家。叶莉卡在工人镇上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年轻人的好奇心，也拨动了米考拉的心弦。叶莉卡虽然也倾心于性格正直、外貌英俊的米考拉，但多年来的坎坷经历使她产生了自卑心理，不敢贸然披露自己的心事。一生孤苦的雅戈尔，为了在自己的身后外甥女不再受人欺负，想为她物色一个有地位、能保护她的终身伴侣。善于钻营的洛博达投其所好，很快赢得了雅戈尔的信任。在订婚仪式上，因治理污染计划一再受阻而愤然出走的米考拉，突然回到镇上，毅然从订婚仪式上叫出叶莉卡，这才使这位草原姑娘免落入洛博达设下的圈套。不久，米考拉下乡支援夏收，从正直的庄员们口中了解到了叶莉卡的遭遇和她的品质，更加深了对她的感情，而叶莉卡却误以为米考拉洞悉她的过去经历以后，会瞧不起她，因而在绝望自卑的心情中再次出走。茫然之中，她走入密林，迷失方向，被洛博达的父亲伊佐特搭救。在老人帮助下，她逐步治愈了心中的创伤，后来终于与米考拉邂



除误会，言归于好。

奥列西·冈察尔是苏联文坛久负盛名的作家。《大教堂》以其所揭露的60年代苏联社会的尖锐矛盾和世态炎凉，显示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力，而其优美、抒情的笔触，显示了作者一贯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限于译者水平，译文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甚至谬误的地方，还望翻译界前辈、同人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李德萍同志热情帮助，借此机会，仅表谢意。

译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书主要人物

(括号内为爱称、小名或俗称)

米考拉·巴格莱，炼钢系大学生。

伊万·巴格莱，米考拉的哥哥，炼钢能手。

维拉·费里波夫娜(维隆尼卡,维尔卡),伊万的妻子,
天车工。

奥列克萨,米考拉的好友,机械师。

奥莉娜·切奇尔(叶莉亚,叶莉卡,叶连娜),米考拉
的女友。

雅戈尔·卡特拉德·扎哈洛维奇,叶莉亚的舅父,退休
司炉工。

洛博达·弗拉基米尔·伊佐托维奇(沃洛季卡),扎切普
梁卡镇主管文化事务的负责人。

洛博达·伊佐特·伊万诺维奇,洛博达·弗拉基米尔之
父,退休工人。

罗曼·奥尔梁钦科(罗姆奇克),米考拉的好友,炼钢
厂技师。

阿芙拉莫夫娜·什帕契哈,扎切普梁卡居民小区主任。

在世界上无论哪一部百科全书中，您都找不到扎切普梁卡这个地名。但它确实是有的，是现实中存在的。要不是习惯了的话，扎切普梁卡这个名字念起来还有点别扭呢。大概是某人某时在这里抓住了什么机遇的缘故吧，这个名字以后就这样叫开了^①。很久以前，在工厂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这个地方似乎是一个大村子，专门给扎波罗日人打造梭标。一群哥萨克人在去扎波罗日营地^②的途中，拐弯到这儿采办梭标。其中有个哥萨克人，看上了当地一个年轻女人，就成了一代家族的始祖。

扎切普梁卡的居民，大部分是纯朴的人，或者如大学生米考拉所说的那样，是正经人，勤劳的炼钢工人，是那些一輩子白班、夜班轮着干的人。镇子的一边，是一个波光粼粼的河湾，另一边，一座外壁剥落的灰白色教堂，矗立在集市上。那是一座古代的哥萨克教堂。在镇上各家的窗户前，在一个个樱桃园的背后，在第聂伯河彼岸，每天夜里都望得见炼钢炉的火光。那是火山喷发似的一片红光。钢铁就在那里

① “扎切普梁卡”与乌克兰语中的“抓住”属同一词根，发音也相似。

② 16—18世纪乌克兰的自由武装组织，大多由扎波罗日人组成，反对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波兰和乌克兰的封建主，后发生分化，上层领导被剥削阶级所篡夺，俄罗斯乌克兰合并后逐渐失去其存在意义，于1775年宣布废除。

诞生。每一次，当那一片火光从工厂上空冲起、那炽热的钢渣似急流般从陡坡上倾泻而下时，那天空就似乎显得更高、更深邃了。

城市上方的天空是黄褐色的，工厂冒出的浓烟也是黄褐色的。

午夜，当夜班工人的自行车吱吱响着向工厂方向驶去，而扎切特梁卡经过白昼的操劳，终于沉入了梦乡、一弯微微发绿的新月高挂在辽阔的上空时，那座教堂孤零零地处在一片寂静中，在充满洋槐花香、不似黑夜而更似白昼一般明亮的月夜中沉思地矗立着。这种白昼似的夜色，是非凡的，它仿佛被教堂的雄姿所迷住了，被那与教堂和谐地联结在一起的、一层层向高处升去的圆顶，被那无声的音乐、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轮廓所扰动了。那月夜，满怀着一种解开远古之谜、破译时代密码的隐秘愿望。对于它来说，这座教堂依然响彻着远古时代的音乐和大祭时潮涌般的响声，回响着东正教徒们做弥撒时的祈祷声、对天主的赞美声和渴望赎罪的祈求声，它依然充满着曾经在这儿声泪俱下地忏悔过的种种罪恶和曾使人们如痴如醉的希望和激情。

工厂炼出一炉炉钢水，冲起一阵阵火山爆发似的大片红光，深邃的天空仿佛顷刻间苏醒过来了，喘息、搏动起来了。每天夜里，天空中那一片红光的返照都落在教堂的外壁和它的圆顶上。

要是炼钢系的学生米考拉·巴格莱在这种时刻从学院回家的话，那么，他必然会在集市上逗留片刻，仰起头，习惯地倾听一阵教堂那默然的声息，聆听那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捕捉得到的自然的音响。教堂一侧的圆顶四周，围着木头围

塘，通常出没于草木葱茏的河滨低洼地带的灰鹤，已在那里垒起了自己的巢穴。闻到来人的气息，它往往很快就会被惊动起来……只要大学生在这儿一出现，它就闻声而动，惊飞起来，仿佛是被那片红光扰动了，又仿佛是为自己的雏鸟担心，唯恐它们会从巢穴中掉落下去似的。它停在巢穴上方，于是，在那教堂的匀称的圆顶之间，又增添了一个轮廓，那是兀立在两条长腿上的一个侧影。

灰鹤高高地兀立着，从教堂的高处俯瞰着它所喜爱的蛙声不绝、在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河湾的开阔水面，眺望着那把扎切普梁卡笼罩在甜蜜芳香之中的洋槐树影。

这儿是父辈和祖辈的土地，这儿的一切，大学生都倍感亲切。在这万籁俱寂的午夜时分，花园中的水藻已寂然无声，水管中的汨汨流水，已不再流淌，在明月清辉下沉睡的扎切普梁卡上空，在它那寂静的大街小巷上空，只有一片警觉的殷红火光和教堂那寂然无声的宁静。在这种时刻，时代与他倾心交谈。夜色中的教堂，显得比白昼更为壮丽。大学生望着它，总觉得百看不厌。在你面前矗立的，是大地上的一个宏伟的千年古迹之一，那些古迹时而像阴森的城堡，带着众多的枪眼巍然而立，时而像一支利箭直刺高空，时而又以无数圆顶的匀称斜面，再造了天穹的奇观……在无数代人的轮回变化中，在不断流逝的岁月中，它们汲取了逝去时代的激情，点缀着再现某种象征的雕镂和石刻怪兽的图像，坚不可摧地矗立着……当那遥远的未来的外星人从穹宇深处降临我们星球时，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无疑将首先是……这些教堂。那些外星人将忍不住会去探索它们结构比例的奥秘和思想与物质的和谐，去寻求谁也没有揭示过的永恒美的程式！

一定会这样的，大学生对此深信不疑。

一丝儿风也没有，焦化厂浓烟的气味闻不到了。扎切普梁卡的维肖拉雅大街上，洋溢着甜蜜的洋槐花香。路旁的篱笆，爬满了藤蔓，而街道中间，是地毯般绵软的泥土。穿着旧运动鞋的大学生，双脚踏在上面，感觉十分轻松。虽然小伙子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走在这样松软的地而上，却真有宇航员那种飘飘欲飞的感觉。

对于他巴格莱来说，这儿是生活的中心。当周围世界以它那睿智的月夜的宁静和披着银色月光的矿渣墙上那盘根错节的藤蔓植物的千姿万态与你倾心交谈时，这儿比任何地方都听得更加真切。扎切普梁卡那由蓬勃生长的白色洋槐和枝繁叶茂的葡萄交织而成的奇异的月夜景色，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一切都变得那么奇异，那么欣欣向荣，而又相互交结在一起。在这一切之中，在一切的统一之中，存在着一种和谐。存在本身的意义，不就在于体验这种仲夏之夜的美景、生活在与大自然的明智的和谐之中、领略那劳动的享受和人际关系的诗篇吗？最崇高的学问，不就在学会珍视这一切、培育爱惜这一切的迫切感吗？经过繁忙的、喧闹的一天，驱走对那令人生腻的乏味操劳的担忧之后，维肖拉雅大街休息了，在一直垂落到窗口的洋槐树那银白色花序所散发的令人陶醉的花香之中，它沉入了梦乡。凉台、篱笆、厕所，统统都看不见了，一切都笼罩在洋槐树那月夜的幻想之中、那奇异的阴影之中。宁静、美梦和盛开的花蕊，在这植物世界的夏夜生活中，在这皎洁的月色中以及洋溢着洋槐花香的明月之夜的宁静中，有着某种魔幻般神秘的东西。一切都统统入睡了，只有炼钢炉上方的天空还在深深地呼吸着。大教堂矗立于村

镇之上，护卫着扎切普梁卡人的睡眠和梦境。

大学生巴格莱穿着一身针织运动衣，鼻子里不停地小声哼着，信步而行。在克里尼奇街的某个地方，一阵迟到的回声传了过来，接着，茨冈诺夫卡和科罗尼亚大街也相继响了起来。大学生真想放开嗓子，大声歌唱。但是，人们都已经入睡了，他不好意思那么做。只是小声地哼着某种像他的微分方程一样的扎切普梁卡感到莫名其妙的曲子。

除了这个小巴格莱以外，还有一个大巴格莱，由于他生性爱冲动，好找别人岔子，镇上人称他“野人伊万”。有一段时间，别人曾称他为“印度的巴格莱”或简单地叫他“维隆尼卡的伊万”。伊万和维隆尼卡性格相投，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两人心心相印，在他们家院子外面，在低垂的洋槐花簇下，犹如他们那种世外桃源式的和谐生活的象征，放着一张舒适的带靠背的木头长椅。那张椅子，可以说是有历史意义的，是婚后不久，伊万亲手打造的。每天黄昏，他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在静谧的星光下，相倚而坐。在那里安置自己的长椅，伊万真是选了好地方。过去，那里大概是他们的列祖列宗坐着聊天的地方。到现在，它仿佛还有某种东西在吸引着人们。一到傍晚，长椅上总是聚着一堆人，就好像那里有一锅粥给他们吃似的。整个夜晚，小伙子们就在窗下闲聊，叮叮咚咚地弹着吉他。伊万在家里的時候，不止一次地驱赶过他们。有时，他只穿一条裤衩，赤裸着肋骨毕露的上身，头发蓬乱地就从屋里冲出来，睡眼惺忪地骂道：“去，你们这些夜游神，捣蛋鬼，快滚！叮叮咚咚地敲个不停，烦透了！上完班还不让人好好休息一下！”

今天把人撵走了，明天傍晚，他们照样在窗下大声说笑，

好像故意要试试“野人伊万”的耐心似的。要知道，他这个人，就像拧紧了引信的炸弹，稍一逗他，就会爆炸的。

禁果分外甜。这一点，扎切普梁卡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过了。有一年夏天，当果园里成串的葡萄行将成熟之际，雅戈尔·卡特拉德在葡萄株上安上了电铃。即使是一只小鸟落在上面，只要它啄动某根枝条，电流就马上接通，卡特拉德老爹屋子里的铃声就会响起来。于是，果园主人就怒发冲冠地从屋里跑出来驱赶。当然，以前很少光顾雅戈尔家果园的人，也耐不住纷纷跑来，偷摘那甜蜜的禁果，以至有时一直到半夜，老爹屋里的电铃还不时地响。后来，老人不得不把电铃拆掉才得安宁。伊万的那张长椅，情况就与此相仿。坐在长椅上面，在急性子的伊万家的窗口下故意弹奏一阵乐器，这本身就是某些人的一种乐趣……然而，现在长椅上空无一人了。大概是屋子主人不在家、小伙子们无人可逗吧，长椅无人光顾了……此刻，这张长椅仿佛自己在召唤着客人：大学生，你请坐吧，经过一天问心无愧的劳动之后，在此休息片刻吧！哪怕躺下来，面对着天空，向夜空中的星辰哼唱自己的歌子也可以。

大学生躺下，刚要享受那宁静的乐趣，敞开着窗口上，睡眠惺忪的维隆尼卡就出现了。她是个圆脸、双肩丰腴的女人。她胸脯靠在窗台上，披着一身银光……

大学生的怪脾气，维隆尼卡是很清楚的。在这种时光，只有米考拉喜欢躺在离自己家几步远的别人窗口底下的长椅上，对着星星，排遣自己的余兴，扰动那些星星们的安宁……

“你倒是找了个好地方，”维隆尼卡从窗口对他说，“唱得也不赖。不过，若是你不唱的话，对周围的人会更好一

点……你要吵醒我的孩子们了。”

“好吧，我不唱了。不让我唱，就不唱吧。躺在这儿想想，总允许的吧？”

“你又想些什么呢？”

“嘿，我想的问题，全然是另外一种性质的。”

“如果不是秘密，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维隆尼卡，我在想，在考虑是否去报考阶级斗争专业？”

“这可是新鲜玩意。”

“在我们系主任办公室附近，就贴着一张告示：请到正规的……阶级斗争专业去报名……”

“尽是些书呆子。”维隆尼卡轻声笑道。

她那白嫩的苹果似的双颊，光彩照人，一对肩膀也是雪白的，沐浴在乳白色的月光下，似乎散发着乳香。她早已不是挤奶女工了。但是，维隆尼卡到如今还犹如伊万第一次把她带到维肖拉雅来的时候那样，散发着一身的牛奶香气。伊万第一次把她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一边带她参观镇子，一边不无自豪地告诉她：“我们这条街上，没有写控告信的！”岁月流逝，初来维肖拉雅时的苗条姑娘，如今已变得丰姿绰约，因婚后的幸福生活而更加光彩照人了，尽管她的工作是不那么轻松的。在配料间的隆隆轰响中，她年复一年地坐在她那穿堂风呼呼作响的吊车机舱里，做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班次。在车间里，她是助理司机，上班的时候，她带着整天都脱不下的防尘面罩，以抵挡烧结矿石那呛人的粉尘。她俨然像一位女皇，高踞在车间之上，只要手掌轻轻一摸吊车的操纵杆，那钢铁巨人就乖乖地按着她的旨意，移到需要的地方，

带着轰然的巨响，抓起几吨重的废铁，高举在空中，然后以更大的响声，把它倒入一个个料箱里去！在整日呼啸的穿堂风里，呼吸着呛人的有害粉尘，伴随着那哐啷作响的废铁，这就是她的生活。黑呼呼的机舱在那热烘烘的配料间上空来回移动，她就在机舱里日复一日地过着这种生活。而这儿，她那洁白整洁的房间，掩映在盛开的洋槐丛中。草木丛中的蝈蝈，向这位先进的吊车司机演奏着小夜奏鸣曲……彻夜不停地奏鸣着，连那穹宇深处银河里的群星，也似乎在聆听着大地上蝈蝈的奏鸣……

“维隆尼卡，你听说过没有，我们收到遥远星球发出的信号了……天文学家把它们记录下来，每过一百天它就重复一次。太空中活动着一个神秘莫测的无线电信号塔……也许，某个地球外的文明在向我们发信号、叩打着我们的大门呢……”

“那些玩意我们还嫌少呀？……虽然我觉得你是有意在逗我？”

“维隆尼卡，你看我们的教堂怎么样？你没有听见它在跟你说话吗？”

“它还会说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听听嘛。用你的心灵……别用你的耳朵——用你的心灵去倾听嘛……”

“我的心灵要倾听的可多呢，刚才我还梦见了伊万……仿佛是一个钢包被烧穿了！刚提起来，它的底盘就开裂了！随后就完全脱落了……钢水在车间流淌开来，我的吊车被烧着了，而伊万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我大声喊道：快跑，赶快逃命，却喊不出声来。我的喉咙仿佛被矿石堵住了，怎么

也喊不出声。我对他喊道：伊万，你要被烧成灰的，听见没有？这时，我就被惊醒了……这个梦，你说预示着什么呢？”

“伊万回来的时候，肯定是一个魔术师，练过瑜伽功了。在烧得炽热的矿渣上赤脚行走，也不碍事了。”

“我为什么放他走了呢？往后，再也不让他一个人单独外出了。即使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跟着他一块去……要不，天各一方，日子就白白过去了。……”

在她的话中，离情别愁和热烈等待的心情十分明显。对于她来说，伊万就是整个世界。她把当他当成自己崇拜的偶像，而且，那种信念是那么坚定，旁人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摧毁的。别的夫妇之间，吵架斗嘴、乃至诉诸法院和各种委员会的事，屡见不鲜，而他们的家中，始终充满着和谐、宁静和脉脉温情。他们的子女都已上小学了，而她在伊万面前，仍然似妙龄少女一样，丰姿绰约。每当伊万和其他纠察队员值班巡逻的时候，她总是修饰一番之后，到工厂的花园里去寻找丈夫。也许你认为，她这样做，不过是出于妒意罢了。但维隆尼卡并不认为自己是那种醋意十足的女人。与其说是妒意，不如说是一种自豪的心情驱使她到公园里去的。要知道，当伊万带着红袖章、神态严肃、端庄地行走在人群之中，领着他那一班伙伴们巡逻的时候，看着他那威武的样子，就能得到极大的满足！只要一见到伊万·巴格莱，即使烂醉如泥的家伙，也往往立即被吓得醒过来，形形色色的龌龊家伙都会狼奔豕突地跑到草木丛中藏起来的。今天是炼钢工人值班，黄毛巴格莱带着他的纠察队来了，他们必须赶紧溜走！……别人称伊万为“黄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维隆尼卡知道，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生性温柔、正直。为这，她才